

中

国

禁

毁

小

说

百

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好 速 传
 鸭 鸯 针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目 录

好 迷 传

第 一 回	省凤城侠怜鸳侣苦	(5)
第 二 回	探虎穴巧取蚌珠还	(17)
第 三 回	水小姐俏胆移花	(29)
第 四 回	过公子痴心捉月	(42)
第 五 回	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	(54)
第 六 回	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	(66)
第 七 回	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	(78)
第 八 回	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	(90)
第 九 回	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	(103)
第 十 回	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	(115)
第 十 一 回	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	(128)
第 十 二 回	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	(140)
第 十 三 回	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	(153)
第 十 四 回	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	(166)

-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…………… (179)
-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…………… (193)
-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…………… (206)
-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逑…………… (221)

鸳鸯针

第一卷 (《鸳鸯针》残存一卷)

- 打关节生死结冤家…………… (237)
- 做人情始终全佛法
- 第一回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…………… (241)
-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
- 第二回 新贵惹秋风一场没趣…………… (254)
- 寒儒辞乡馆百事难成
- 第三回 艳婢说春情文章有用…………… (268)
- 船家生毒计甥舅无知
- 第四回 成进士债主冤家齐证罪…………… (282)
- 说仇人泥犁刀剑总生花

第二卷 (《一枕奇》第二卷)

- 轻财色真强盗说法…………… (295)
- 出生死大义侠传心
- 第一回 一文钱困倒英雄…………… (299)
- 三杯酒随身累继
- 第二回 真人不犯邪淫戒…………… (310)
- 出狱重生故旧灾



第 三 回	挥金穴上官制下官 侠女娘诳父还成父	(320)
第 四 回	举罪废双侠报君恩 化贪痴一门成忠孝	(332)
第 三 卷	(《双剑雪》第一卷)	
	真文章从来波折	(346)
第 一 回	假面目占尽风骚 应声气招贤倡社	(349)
第 二 回	认年家杯酒呈身 横口谈题目忘记四书	(365)
第 三 回	满腹奇文章单注六等 刻诗文纳粟走南北	(375)
第 四 回	倩代笔副榜傲元魁 假到底狗洞出身	(386)
	撇得开仙真玩世	
第 四 卷	(《双剑雪》第二卷)	
	欢喜冤家一场空热闹	(398)
第 一 回	赚钱折本三合大姻缘 趁米麦三春浸东海	(400)
第 二 回	好夫妻一口吸卤江 没来历干鱼放生	(410)
第 三 回	煞风情野猪还愿 宣淫偿热债大闹端阳	(423)
第 四 回	苦节嫁寒儒稍娱暮景 不逆诈得财又得官	(442)
	好回头有福还有寿	



好 速 传

(清) 名教中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迷传/(清)名教中人著.-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.2000.6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-104-01287-7

I. 好… II. 名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3556 号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又名《侠义风月传》、《第二才子书》。存18回。题“名教中人编次”、“游方外客批评”。“凌云阁梓”本，内封题“义侠遗本”，大连图书馆有藏。“独处轩”本，藏于英国博物院、首都图书馆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明朝直隶秀才铁中玉，眉清目秀，喜行侠仗义，人送义侠之名。中玉救韩愿被匿之女，解父之围，乃得罪大夫侯，为避祸至山东游学。历城水居一，时削职戍边，有女冰心居家。居一弟水运欲谋其产，迫冰心下嫁学士子过其祖。冰心才貌双全，胆识过人，设计反使水运嫁亲女。过婚后发觉，欲强娶冰心，冰心巧计而避。过其祖又施毒计，诱劫冰心。危难之时，铁中玉路过，拔刀相助。中玉寓居寺院，为恶僧加害，腹泻不止。冰心闻信，迎中玉至家，悉心调养，中玉病愈。二人交谈，甚投机缘，互有倾慕，亦谨守言行，未敢越礼。过其祖屡用计逼婚，未成，遂诬陷水居一及所荐

大将侯孝。中玉见侯孝仪表堂堂，威风凛凛，以死力保。后居一往谢中玉，爱其才，欲纳为婿，中玉以于礼有碍婉辞。中玉中进士，选翰林，过其祖心妒，挑动大夫侯娶冰心，仇太监侄女嫁中玉，不果。复参劾中玉、冰心曾犯礼教，皇后验冰心仍为贞女，谎言自破。中玉、冰心得誉“好迷中出类拔萃者”，帝令二人重结花烛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

第一回

省凤城侠怜鸳侣苦

诗曰：

偌大河山偌大天，万千年又万千年。
前人过去后人续，几个男儿是圣贤？

又曰：

寤寐相求反侧思，有情谁不爱蛾眉？
但须不作钻窥想，便是人间好唱随。

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，有一个秀才，姓铁，双名中玉，表字挺生。甚生得丰姿俊秀，就象一个美人，因此里中起个诨名，叫做“铁美人”。若论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该温存；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，一个性子就似生铁一般，十分执拗。又有几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。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。倘或交接富贵朋友，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，一味冷淡。却又作怪，若是遇着贫交知己，煮酒论文，



便终日欢然，不知厌倦。更有一段好处，人若缓急求他，便不论贤愚贵贱，慨然周济；若是谀言谄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却只当不曾听见。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。

父亲叫做铁英，是个进士出身，为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谏之名。母亲石氏，随父在任。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，见事又敢作敢为，恐怕招愆，所以留在家下。他天资既高，学问又出人头地，因此看人不在眼上。每日只闭户读书；至读书有兴，便独酌陶情。虽不叫做沉酣曲蘖，却也朝夕少它不得。再有兴时，便是寻花问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岁时，父母便要与他结亲，他因而说道：“孩儿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可也。夫妇乃五伦之一，一谐伉俪，便是白头相守；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强周旋则伤性，去之掷之又伤伦，安可轻议？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，以图选择。”父母见他说得有理，便因循下来，故至今年将二十，尚未有配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，在家饮酒读书，忽读到比干谏而死，因想道：“为臣尽忠，虽是正道，然也须有些权术，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见才干。若一味耿直，不知忌讳，不但事不能济，每每触主之怒，成君之过，至于杀身，虽忠何益？”又饮了数杯，因又想道：“我父亲官居言路，赋性骨鲠，不知机变，多分要受此累。”一时忧上心来，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，苦劝一番，遂无情无绪，彷徨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，管了家事。又叫人收拾了行李，备了马匹。只叫一个贴身伏侍的童子，叫做小丹的跟随，毕竟自进京去定省父母。正是：



死君自是忠臣志，忧父方成孝子心。
任是人情百般厚，算来还是五伦深。

铁公子忙步进京，走了两日，心焦起来，贪着行路，不觉错过宿头。天色渐昏，没个歇店，只得沿着一带土路，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。到了村中来看，只见村中虽有许多人家，却东一家，西一家，散散住开，不甚相连。此时铁公子心慌，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，只就近便在村口一家门前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；自走进去，叫一声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，看见铁公子秀才打扮，忙问道：“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，去看韦相公，不认得他家，要问我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不是看甚么韦相公；我是要进京，贪走路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住的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要借住，不打紧；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借给，莫要见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都不消，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谢。”遂叫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。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，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，又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，请铁公子吃。

铁公子吃着茶，因问道：“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，这韦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，人来看他？”老婆子道：“相公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，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十停人家，倒有六七停姓韦，故此才叫做韦村。不期兴衰不一，过了数十年，这韦姓一旦败落，不但人家穷了，连人丁也少了。就有几家，不是种田，就是挑粪，从没个读书之子。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，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，才十六七岁，就考中了一个秀



才。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的人家，爱他年纪小，有才学，又许了一头亲事；只因他家一贫彻骨，到今三四年，尚不曾娶得。数日前，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，看见他妻子生得容貌，定要娶他。他父亲不肯，那官府恼了，因倚着官势，用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，韦相公慌了，急急进京去访问。不期访了一日，不但他妻子没有踪影，连他丈父、丈母也没个影儿。欲要告状，又没有个指实见证；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，如何理论得过？今日气苦不过，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，竟去长溪里投水。他母亲急了，四下央邻人去赶，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，不知可赶得着否，故此相公方才来，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，知他着恼，来看他的。”

正说不了，只听得门外嚷嚷人声。二人忙走出来看，只见许多乡人，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，掩着面哭了过去。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，因叫说道：“家里有客人，你回来吧，不要去了。”内中一个老儿听见叫，忙走了回来道：“我家有甚客人？”忽抬头看见铁公子，因问道：“莫非就是这位相公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正是这位相公，错了路，要借宿。”老官儿道：“既是相公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饭，还站在这里看些甚么？”老婆子道：“不是我要看，也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，故此同看看。我且问你，韦相公的妻子，既是青天白日许多人抢了去，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，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，竟不见一些影响？”老官儿道：“怎的没影响，怎的没人看见？只是他的对头厉害，谁敢多嘴，管这闲事，去招灾揽祸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果是不敢说？”老儿道：“莫道不敢说，就是说明了，这样所在，也救不出来。”婆子道：“若



是这等说，韦相公这条性命，活不成了？可怜，可怜！”说着，就进去收拾夜饭。

铁公子听了，在旁冷笑道：“你们乡下人，怎这样胆小没义气？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，说这宽皮话儿。”老儿道：“怎的没人知道消息？莫说别人，就是我也知道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知道在哪里？”老儿道：“相公是远方过路人，料不管这闲事，就在面前说不妨。相公，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里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。”老儿道：“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，有人出入，也还容易缉访。说起来这个对头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马功劳，朝廷特赐他一所‘养闲堂’，叫他安享，闲人不许擅入。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，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既有人看见，何不报知韦相公，叫他去寻？”老儿道：“报他有何用？就是我热心肠与韦相公说了，韦相公也没本事去问他一声，看他一眼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养闲堂在何处，你可认得？”老儿道：“闲宋堂在齐化门外，只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认得的，只是谁敢进去？”说完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饭，请铁公子进草屋去吃。铁公子吃完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，草草睡了一夜。

到次日起来，老儿、婆子又收拾早饭，请他吃了。铁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钱银子，谢别主人，然后牵马出门。临上马，老儿又叮嘱道：“相公，昨晚说的话，到京中切不可吹风，恐惹出祸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关我甚事，我去露风？老丈只管放心。”说罢遂别，出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奸狡休夸用智深，谁知败露出无心。

劝君不必遮人目，上有苍苍自鉴临。



铁公子上马，望大路才走不到二三里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一步顿一步足，大哭一声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！何令我受害至此！”铁公子看明了，忙将缰绳一提，赶到前面，跳下马来，将他肩头一拍道：“韦兄，不必过伤。这事易处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归赵。”那少年猛然抬头，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，却又不认得，心下惊疑，答道：“长兄自是贵人，小弟贫贱，素不识荆，今又正在患难之中，怎知贱姓，过蒙宽慰，自是长兄云天高谊。但小弟的冤苦，已随天神坑累，屈长兄纵有荆、豫侠肠，昆仑妙手，恐亦救援小弟不得。”铁公子笑道：“蜂蚕小难，若不能为兄排解，则是古有豪杰，今无英雄矣，岂不令郭解齿冷？”

那少年听了，愈加惊讶道：“长兄乃高贤大侠，小弟在困顿中，神情昏愤，一时失敬。且请问贵姓尊表，以志不朽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的贱名，此时仁兄且不必问。倒是仁兄的尊讳，与今日将欲何往，倒要见教了，我自有说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小弟韦佩，贱字柔敷。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，欲要寻个自尽，又奈寡母在堂；欲待隐忍了，又忽当此圣明之朝，况在輶轂之下，岂容纨绔奸侯，强占人家受聘妻女，以败坏朝廷之纲常伦理，情实不甘。昨晚踌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张揭帖，今欲进京，拚这一条穷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。虽知贵贱相悬，贫富不敌，然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张揭帖，递与铁公子道：“长兄请一看，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”说罢，又大声痛哭起来。



铁公子接了揭帖，细细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，叫做韩愿，抢他妻子的是大夫侯。因说道：“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，然事关勋爵，必须进呈御鉴，方有用处。若只递在各衙门，他们官官相护，谁肯出头作恶？吾兄自递，未免空费一番气力，终归无用；若是付与小弟带去，或别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”韦佩听了，连忙深深一揖道：“得长兄垂怜，不啻枯木逢春。但长兄任劳，小弟安坐，恐无此理，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仁兄若同到城，未免招摇耳目，使人防嫌。兄但请回，不出十日，当有佳音相报。”韦佩道：“长兄卵翼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；但恐书生命薄，徒费盛意。”说到伤心处，又将堕下泪来。铁公子道：“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何事不可为，莫只管作些儿女态，令英雄短气！”韦佩听了，忙欢喜致谢道：“受教多矣！”铁公子说罢，将揭帖拢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马带着小丹，匆匆去了。

韦佩立在道旁目送，心下又惊又疑，又喜又感，就像做了个春梦一般，不敢认真，又不敢猜假。恍恍惚惚，只立到望不见铁公子的马影，方才懒懒的走了回去。正是：

心到乱时无是处，情当苦际只思悲。

漫言哭泣为儿女，豪杰伤心也泪垂。

原来这韦村到京，只有四五十里。铁公子一路趲行，日才过午，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，要他先动了疏奏明，然后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门前，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，心下暗着惊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慌忙下马



到堂上，也不见有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。再走入内宅，见内宅门却是关的。忙叫几声，内里家人听见，认得声音，忙取解匙开了门，迎着叫道：“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爷前日上本，伤触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狱去了，几乎急杀。大相公来得好，快到内房去商量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惊道：“老爷上的是甚么本，就至于下狱？”一头问，一头走，也等不得家人回答，早已走到内房。母亲石夫人忽看见，忙扯着衫袖，大哭道：“我儿，你来得正好！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早也上一本，晚也上一本，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，不知是死是生？”铁公子自先已着急，又见母亲哭做一团，只得跪下，勉强安慰道：“母亲，不必着急。任是天大事情，也少不得有个商量。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甚么本，为甚言语触犯了朝廷？”

石夫人方扶起铁公子，叫他坐下，因细细说道：“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，半路上忽撞见两个老夫妻，被人打得蓬头赤脚，衣裳粉碎，拦着马头叫屈。你父亲问他是甚人，有何屈事？他说是个生员，叫做韩愿。因他有个女儿，已经许嫁与人，尚未曾娶去。忽被大夫侯访知有几分颜色，劈头叫人来说，要讨他作妾。这生员道是已经受聘，抵死不从，又挺触了他几句。那大夫侯就动了恶心，使出官势，叫了许多鹰犬，不由分说，竟打入他家，将女儿抢去。这韩愿情急，追赶拦截，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。你父亲听了，一时怒起，立刻就上了一疏，参劾这大夫侯。你父亲若是细心，既是上本，就该将韩夫妻拘禁，做个证据，叫他无辞便好。你父亲在恼怒中，竟不提防，及圣旨下来，着刑部审问。这贼侯奸恶异常，有财有势，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，并这女子藏得无

